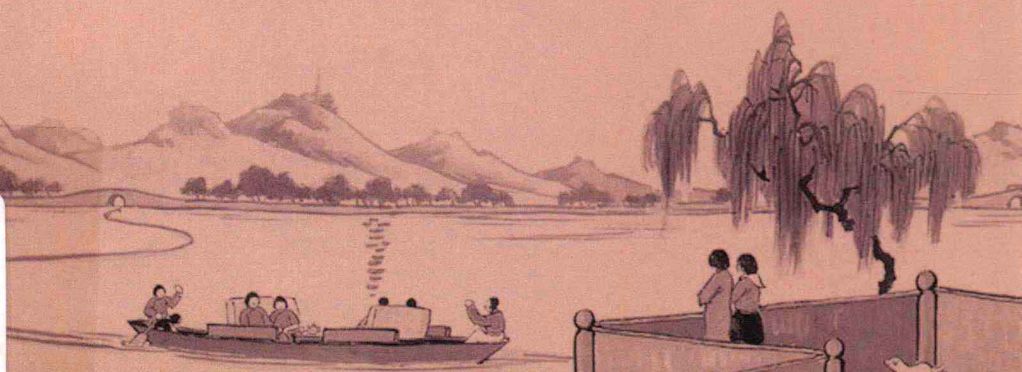


豐子愷

研究史料拾遺補論

◎ 陈星 著

團結出版



陳星

研究史料拾遺補論

◎ 陳 星 著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丰子恺研究史料拾遗补论 / 陈星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80214 - 800 - 0

I. 丰… II. 陈… III. ①丰子恺(1898 ~ 1975) - 人物研究
IV. K82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3287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170 × 23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28 千字

印 数: 1000

版 次: 2009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4 - 800 - 0/K · 530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自序

笔者于2007年7月出版了《丰子恺研究学术笔记》(太白文艺出版社),受到许多丰子恺研究者和热爱丰子恺先生的读者的欢迎,以为此举“对读者进一步接近和研究丰子恺提供了一条捷径。”(2007年10月19日《文学报》)我在此书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写这部笔记的目的主要是想把我所经历的有关丰子恺研究的往事介绍给读者,并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信息提供给研究者,以帮助读者和研究者了解过往的丰子恺研究情形,以对读者和研究者进一步了解、研究丰子恺有所助益。对于这一类学术笔记,我还将继续写下去。”我确实有将这一类学术笔记继续写下去的意愿,但当时也并未想到会立即着手写作。然而就在此书出版后的次月,即2007年8月,我居然就开始写“续编”了,其原由是我在网上读到了一篇题为《大师丰子恺,留给我们的悬念还有多少》的文章。

《大师丰子恺,留给我们的悬念还有多少》一文发表在嘉兴在线新闻网(2006年4月28日)。文章就丰子恺研究等情况作了回顾和分析,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个人对该文表示赞同的态度。就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引出了我的一些关于丰子恺研究的意见:“观察国内关于丰子恺研究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个情况,首先,国内专业研究丰子恺的团体和机构不多,潜心研究其艺术的人数也不多,到目前为止,只有杭州师范学院(按:今杭州师范大学)成立了‘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而如果翻阅国内的人文科研成果目录,则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看到一个人发表了研究丰子恺的论文,但是却找不到他对丰子恺的后续研究文章,好像研究者大多在丰子恺研究上蜻蜓点水,—掠而过。研究中心主任陈星为我们分析了这种现象:‘丰子恺的艺术,无论是漫画还是随笔,都给人一种通俗、平易近人的感受,这非常有利于丰子恺的艺术深入人心,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这也带来一个负面作用,那就是人们总会觉得丰子恺的艺术通俗浅显,缺乏深入研究的价值。而很多对丰子恺有兴趣的研究者只是在其论文阶段研究—下,写篇文章,

从此就束之高阁了。其实这是一种文化的误读。”文章接着例举了丰子恺漫画研究、《护生画集》研究、丰子恺文化思想研究和白马湖文化现象等诸多有待探索的学术问题，又写出了我本人长期以来遇到过的某些困惑：“当然，除去丰子恺自身艺术特色的原因以外，国内的丰子恺研究无法形成气候还有其他客观原因。比如丰子恺的作品尚没有超过著作权保护时限，因此研究者如果引用丰子恺的作品，根据法律规定必须要向其著作权继承人付费；而由于丰一吟等家属和学生从很早就开始收集丰子恺的资料，使国内外的收集者大多把收集到的资料集中寄送到其家属手中，这也为研究者带来了资料收集上的客观障碍。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05年开始，作为丰子恺家乡的政府机构桐乡市档案馆开始大力收集整理丰子恺等当地名人的资料，在短短数年内收集了一批丰子恺的珍贵档案资料，其中包括丰子恺1919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丰子恺翻译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传》一书中的部分中文译稿等极具价值的历史文献。而1992年成立的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也以50多名本地会员和30多名外地会友的规模逐步深入地展开丰子恺的研究。这似乎都说明丰子恺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作为国内唯一专业研究丰子恺的机构‘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更是扛起了丰子恺理论学术层面研究的大旗，于2005年联合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召开了首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出了《论丰子恺》的学术文集，对很多丰子恺研究中的学术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观点，并将在2006年推出丰子恺研究的最新著述。这无疑将丰子恺的研究推向一个更广阔和更深邃的层面。丰子恺作为一代艺术大师留给我们的悬念还有多少呢？也许他们可以给出答案。”这篇文章之所以会激起我立即写作“续编”，是因为我确实曾经在浙江桐乡接受过一次访谈，访问者要求我就丰子恺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发表意见，而我发表的意见也正是这篇文章写到的有关内容。究其实质，我以为我有责任将有关丰子恺研究中尚需进一步开掘的领域和佚事佚文佚画披露给读者和研究者，寄希望于同人共同努力，将丰子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提升至更高的层次。

我写学术笔记力求每篇文章都要有事实依据，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一追求，于是，我决定现在撰写的这部书，尽可能详细地注出文献的出处，否则恐怕堆积在我书房内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也要随着时间的消逝而不知所踪了。如果那样的话，对读者，对丰子恺研究都是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损失。此书可以看作是《丰子恺研究学术笔记》的“续编”，蒙团结出

版社的支持,今以《丰子恺研究史料拾遗补论》之名面世。

陈 星

2009年5月10日

于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

目 录

自 序	1
关于杭州弘一大师之塔的筹建细节	1
关于丰子恺绘佛像的一则启事	7
丰子恺、朱镜宙关于为弘一大师造像的通信	11
《春晖》半月刊中的丰子恺	14
《教育杂志》等刊物中的丰子恺佚文	41
《觉有情》中的丰子恺封面画和佚画	50
《海潮音》中的丰子恺	53
再谈潘文彦先生	65
丰子恺赴重庆之缘	70
关于《儿童杂事诗》的拍卖	74
功德圆满	76
从两幅画看立达学园的立人观念	92
关于逃难中的“看风景”	95
立达同人笔下的白采	99
夏丏尊、丰子恺的“猫文”	103
丰子恺笔下的弘一大师	108
郑逸梅记录的若干史料	118
关于丰子恺谢绝弘一大师真迹	126
丰子恺与尤其彬	128

桐乡市档案局(馆)藏丰子恺文物	131
丰子恺旧居“日月楼”挂牌及说明牌文字	132
关于丰子恺与舒国华	140
关于丰子恺与李圆净的若干史料	143
丰子恺的佚信	149
图书过眼录	158
关于缘缘堂命名的时间	165
丰子恺与基督徒谢颂羔	169
朱晨光与丰子恺	172
维山的两篇关于《漫画〈阿Q正传〉》的文章	174
丰子恺对周作人的两次表态	176
丰子恺自述“第一本书”	178
关于丰子恺窃诗稿的无稽之谈	181
丰子恺与《导报》月刊	183
杭州“丰子恺艺术碑”方案审定会及皇亲巷旧影	185
从丰子恺一例封面设计和一例封面题字谈书画真伪	187
关于丰子恺与鲁迅的“撞车”	189
丰子恺绘学佛女郎插图	191
《觉讯》杂志对丰子恺的介绍	192
两首寄怀丰子恺的诗	193
姜丹书写赠丰子恺诗	194
《丰子恺》列入“送书下乡工程”	197
弘一大师、丰子恺铜像安置工程完成	198
濮存昕受聘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顾问	200
子恺意趣——“和谐杭州”漫画大赛	202
香港设立“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	205
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召开第四届会员大会	207
桐乡举行丰子恺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	208
后记	211

关于杭州弘一大师之塔的筹建细节

关于丰子恺等在杭州虎跑建弘一大师之塔，以往有一些文字介绍，其中丰子恺本人在《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一文中说：“李先生的骨灰供在杭州西湖虎跑寺，十年不得安葬。前年，1954年，我和叶圣陶、章雪村、钱君匋诸君各舍净财，替他埋葬在虎跑寺后面的山坡上，又在上面建造一个石塔，由黄铭祥君监工，宋云彬君指导，请马一浮老先生题字，借以纪念这位艺僧。并且请沪上画家画了一大幅弘一法师遗像，又请好几位画家合作两巨幅山水风景画，再由我写一幅对联，挂在石塔下面的桂花厅上，借以装点湖山美景。（然而不知为什么，遗像早已被谁除去了。）为了造塔，黄鸣祥君向杭州当局奔走申请，费了不少的麻烦，好容易获得了建塔的许可。”^①然而，以上所述，只是一个关于建塔的大略的情况。其实，关于此事，当时的《弘化月刊》曾有十分详细的记录。

1954年2月《弘化月刊》第153期中有二埋《弘一大师杭州虎跑寺灵骨石塔落成》一文，文章中所记述的一些细节为一般人所不知，而作者二埋写此文，目的正是保留这段史实。他在文章一开头就说：“在弘一大师剃染处——杭州虎跑寺，建造的大师灵骨石塔，已经落成了，把据我们所知道的经过情况，报告给读者。”根据此文，可归纳以下若干建塔细节：

一、1953年春，丰子恺游虎跑，虎跑寺方丈宽愿法师告诉他：“弘一大师灵骨由泉州送来的部分，已经五六年了，到今尚无碑志。

^① 丰子恺：《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1956年11月3日上海《文汇报》。此文亦于同年的《弘化月刊》12月号（12月25日出版）上转载。文中“李先生的骨灰供在杭州西湖虎跑寺，十年不得安葬”中的“十年”系指自弘一大师圆寂以来的十年，非指弘一大师灵骨护送至杭州的时间。根据史实，自弘一大师灵骨护送至杭州到建塔安葬，时间为6年。详见下文。



1947年元宵丰子恺（左）与宽愿法师在杭州虎跑合影

这灵骨原来放在钵中，供在佛前。解放初，寺僧星散，深恐纷失，入城求堵申甫老先生设法埋葬。堵先生在戎马仓皇中去蒋庄求马一浮先生写‘弘一法师灵骨瘞处’八字，勒一尺见方的石板，即将灵骨埋葬于寺后半山中，以石板覆其上，至今已四年矣。”“先师在日谆嘱，不得为身后事募化。因此宽愿无法立碑。”为此，丰子恺决心由他来筹资“自动”独立立碑，不进行募化。后同游者钱君匋亦表示愿意赞助，并表示立碑还不足以纪念弘一大师，应该建塔。

二、丰子恺回上海后，章锡琛表示愿意出资，后叶圣陶获知

讯息，亦表示愿意出资，很快筹得1500余万元（当时之货币），足以建塔。按马一浮之意见，此塔应依照永明延寿禅师塔式建造，杭州黄鸣祥自愿担任工程监理。

三、1953年秋动工，冬暮建成，共费资1400余万元，余资数十万元，丰子恺拟再添补一些，用于铺地面水泥、造石凳两个。

四、1954年1月10日举行落成典礼。丰子恺、钱君匋先二日抵抗。参加典礼者有：马一浮、丰子恺、钱君匋、堵申甫、黄鸣祥、宋云彬、蒋苏庵、郑晓沧、张



1953年春，丰子恺（左五）等在杭州虎跑“弘一法师灵骨瘞处”合影留念

同光、周天初等20余人。典礼程序：绕塔、行礼、照相。礼毕，丰子恺在虎跑寺设素斋二席。丰子恺曾表示：“我们希望，今后遇有机缘，再在塔下造一弘一大师纪念馆，将大师遗物供养馆内，由专定人员负责保管。但此乃一种希望，何时实现，能否实现，殊不可知。因我等资力有限，一时不能再捐，而我等恪守大师遗言，决不向人募化……”“我们准备作一篇造塔经过及以后希望，刊印后，放在虎跑寺，让大家索阅。但因收支尚未决定，故须待开春水门汀及石凳完成，收支数目确定后再印。所以现在你们倘要报道，惟请根据上述情况略写一篇可也。”

作者二埋曰，他的此文即根据丰子恺此意而撰。他在此文的最后写下了一段十分有见解的文字：“将大师的遗物供养馆内，由专人负责保管外，还必须集中人才，能把大师的遗物遗著，整理、研究和发扬出去，这个工作是艰巨的，但不等于不可能，希望大师友好弟子乃至全佛教界、文艺界朋友们都注意这个工作和完成这个工作！”

除了上述建塔细节外，事实上丰子恺在建塔之后还与广洽法师保持着联系。1955年九月十一日他在致广洽法师的信中说：“弘一法师石塔已于前年完成，但纪念馆迄今未能建设，因为国内人士大家很忙，没有余暇及余力对付此工作。又虎跑现已成为西湖风景区，僧人极少（有数人留住，皆卖茶为生），所以不宜立纪念馆。此事恐须将来再说。前年造塔，亦不得已而为之。因灵骨自福建请来，埋在寺后半山中，毫无碑记，我恐日久湮没，故约旧友三四人，出资修建。（共费人民币1800万元，合港币七八百元耳。）今附奉落成纪念照片一张，请保存留念可也。”^①广洽法师收到此信，竭力敦促丰子恺努力实现纪念馆的建造，因为在此后丰子恺致广洽法师的信中，



杭州虎跑弘一大师之塔

^①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收《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08页。

又谈到建纪念馆的种种进展情况。他在1956年六月十日的信中说：“弘一法师纪念馆，政府指定用虎跑钟楼为馆址”、“政府只表示准许办纪念馆，经费须由其生前老友募集”。^① 1957年六月十七日信中说：“杭州虎跑弘一法师纪念室，杭州政治协商会已提出，杭州政府听说已表示同意，但如何办理，何时成立，均不可知。”丰子恺在此信中



1954年1月10日，丰子恺（左七）等在参加弘一大师之塔落成典礼时合影

还说了完善纪念塔附近设施问题，应该是希望广洽法师给予资助，他说：“惟塔在半山，后面山石泥沙常常被雨水冲下，最近已逼近石塔。需要开山，最好再造一亭子，设石桌石凳。现在只有一塔，别无点缀也。但国内私人经济均不太富裕，少有人能出资开山护桶。海外倘有信善宏法，慈善。但弘师生前不愿为自己募捐，故此事未可勉强，但俟胜缘耳。”^② 果然，广洽法师很快汇款。丰子恺在同年八月十七日的信中说：“来示及港币贰千元，先后收到。法师罄钵资为弘一大师修筑塔墓，广大宏愿，至为感佩。先后共收到港币叁千元，合人民币1227元。暂存银行，待月底弟赴杭察看，进行修筑。此款及弟所捐600元，拟全部用以开山及筑亭。”此信还提及：“因纪念馆事暂时搁浅，且待日后政府有明令后开办。”此时丰子恺已获知建纪念馆一事已无望，故又说：“所以我们所捐之款，可全部用以修筑塔墓也。”^③（实际此后仍在努力）此后广洽法师复补寄钱款。1957年十月廿三日丰子恺的信中说：

①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收《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09-210页。

②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收《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13页。

③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收《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13-214页。

“石塔增筑，今已完成。”

按：有关弘一大师部分灵骨迁杭之事，1948年11月1日出刊的《学僧天地》第1卷第6期上有性慈撰写的《弘一大师灵骨过沪供养记》，文中写道：“……律师灵骨此次由刘胜觉居士自闽奉杭州虎跑寺供养，途经上海，我闻讯后，便邀同本市各佛教团体发起在本寺举行一个供养会……关于迎请律师灵骨来此情形，请刘胜觉居士向诸位报告。”“刘居士受介绍后，继续步出致词：‘这次由闽护送弘一律师灵骨去杭州虎跑寺供养，途经上海。承林居士介绍暂时供养在贵院，于心颇感欣慰！弘一律师灵骨依照他的遗嘱，本指定在闽南泉州的开元承天两寺进塔供养。因为杭州弘伞法师和杭州的居士们数次去电泉州向两寺商量，欲将律师灵骨分一部分在杭州虎跑建塔供养，虎跑是律师削发出家的常住，自然很是重要，可是泉州方面因为律师没有遗嘱，不敢答应。今年我从菲律宾回到泉州，听到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不比平常的请求，便向开元承天两寺恳求，承他们的允许，各分出一部分来，于是我奉

送到杭州来，律师在世的时候，他是不喜欢铺张的，所以这次他的灵骨到了上海，我也遵从他的遗志，不敢惊动各方。今天承诸位法师诸位大居士参加举行供养纪念，在作为一个



刘胜觉（前排左二）等将弘一大师部分灵骨送至杭州招贤寺时留影

个律师的皈依弟子的我，是应该感谢诸位的。’最后由来宾大醒法师致词：叙述律师生平道德，堪作后世模范，希望我们同学们能步着弘一律师的后尘前进。”^① 据载，与刘胜觉一起护送弘一大师灵骨抵沪的

^① 此处引文，其原文中有若干错字和标点符号不规范之情况，引述时已改正。

还有刘质平。^① 弘一大师灵骨过沪后，刘质平与林子青二位又与刘胜觉一起将灵骨护送至杭州，暂存招贤寺，由弘伞法师代为保管。

^① 参见曹布拉著《命运的二重奏——弘一大师与刘质平》，西泠印社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128页。

关于丰子恺绘佛像的一则启事

1940年8月出刊的《罗汉菜》杂志第14期刊出《丰子恺先生赠画佛像》的启事曰：“名画家丰子恺居士发愿画佛千尊，普赠有缘。凡欲得以供奉者，须将阔约八九寸，长约十二三寸之夹宣纸，邮递贵州遵义县浙江大学转交，并附邮费。即当将原纸绘就寄回。此项确实佳音。得自本年7月11日丰居士致上海李圆晋居士书。谨为介绍，欲求从速。”同年9月1日出刊的《佛学半月刊》第9卷第17号（第212期）上亦刊出《丰子恺先生绘画佛像》，文字基本相同：“名画家护生画集原著者丰子恺先生，发愿画佛千尊，普赠有缘。凡欲得以供奉者，须将阔约八九寸，长约十二三寸之夹宣纸，邮递贵州省遵义县浙江大学转交，并附邮资，即当将原纸绘就寄回。此项确实佳音。得自本年7月11日丰先生致上海李圆净居士书。谨为介绍，欲求从速。”

1941年1月1日《佛学半月刊》第10卷第1号（第220期）上又刊出一则《丰子恺启事》，原文如下：

敬启者：

鄙人今春发愿画佛千尊流通世间，广受供养。半载以来，所绘百有余尊。斯愿已偿十分之一矣。迺者，沪地某居士将此消息刊登佛教杂志，各地信善，纷纷来函相嘱，至今已得数十通，皆辞意诚恳，信愿深挚，并附最胜宣纸足数邮票。可见末劫时代，佛法固自存在，修罗场里，慈心相映益彰，斯诚至可庆喜。今特敬告，宇内信善，凡欲得拙画佛像供养者，请将宣纸（大约阔一尺长，二尺为限，请勿过大）及回件邮资封寄贵州遵义浙江大学鄙人收。当即如命写奉。非有特故，延搁不逾一月。专此奉启。

附启者，鄙人近患伤寒，卧病月余，至今犹未痊愈，以致前所嘱画至今未报。一俟病愈，当即写寄。恐劳盼待，特此附告。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廿八日丰子恺启

丰子恺画佛，与弘一大师的嘱咐有关，也与纪念弘一大师有关。弘一大师除了自己以画佛弘扬佛法外，也经常要求弟子画佛。关于此，文献资料记载很多，如李鸿梁在《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中就说过：“有一次我到招贤寺去……临走时，法师还送了我几个他从山上拾来的野干果和一部日本版《佛像新集》，计两册。并嘱我画千手观音及文殊、普贤像各一幅，预备影印。”又说：“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为法师五十寿辰，我在一星期前，赶把数年前命画的多面千手观音菩萨像画好，于十九日下午赶到白马湖（春晖中学在白马湖，经亨颐任校长）……”^①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丰子恺的身上。比如，弘一大师于1929年农历八月廿九日（也就是弘一大师赴白马湖晚晴山房居住的第三天）写信给丰子恺：

乞画澄照律祖像一幅。别奉样式一纸，乞检阅。此像在《续藏经》中。今依彼原稿，略为缩小。如别纸中，硃笔所画轮廓为限。如以原稿太繁密者，乞仁者依己意稍为简略。但仍以工笔细线画之为宜。画纸乞用拷碑纸，因将刻木板也。此画像，能于旧历九月中旬随夏居士返家之便带下，为感。

弘一大师又于1938年闰七月二十四日写信给丰子恺：

前复函及写件，想已收到。朽人近在此弘法甚忙，亦颇有良好之效果，可庆忭也。仁者暇时，乞绘释迦佛像一纸，约二尺高之直幅，（四尺宣纸一张裁开为四幅。）像上，乞写“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九字。下方纸边，乞写“笑棠居士供养、仁者敬绘。”（并盖印）之小字，如常式。至用感谢……

另在附言中说：“倘仁者多暇，乞再绘如上式之佛像数叶，但不写上款，一并寄下，尤感。”同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弘一大师又写信给丰子恺：“前承寄画像，已分赠诸友人，欢感无尽。”^②

^① 李鸿梁：《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98页。

^② 以上致丰子恺的三封信见《弘一大师全集八·杂著卷、书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弘一大师请学生画佛像，一是鼓励弟子画佛像，二来也是在他自己一时所需而又无暇绘作的情况下出现的情况。（弘一大师画佛像的时间大多集中在1928至1933年间）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二、第三封信写于1938年。此时的弘一大师已不经常画佛像，所谓“朽人近在此弘法甚忙”即为原因。故有需要时，仍请丰子恺描绘。丰子恺写此启事

是在1940年，此时他刚与弘一大师合作完成《续护生画集》，两人联系相对较多，故他绘佛像，从因缘上讲会与弘一大师的鼓励有关。有了先师的鼓励，丰子恺居然决定绘佛像1000幅以纪念弘一大师的六十岁寿辰。笔者在1942年3月5日《佛化新闻》报上找到了证据。该日的《佛化新闻》在第一版上有一报道，题目是《丰子恺居士为祝弘一法师六十大庆画佛像千尊结缘》，小标题是“早已满额，申明截止”。报道曰：“丰子恺居士，昨函本报，申明佛像满额截止绘画，兹录其原函如左，以饷读者，原函云：敬启者：不慧



丰子恺绘佛像图

前年为祝弘一法师六十之寿画佛千尊结缘。全国各省信善纷纷函请，去春早已满额，曾在上海佛学半月刊启事截止。今接川中各地信善来信，谓因见贵刊载有赠画佛像消息，故寄纸嘱画。函件亦有数十通之多。唯不慧近来多病，俗事又忙，暂时未能绘画。故特奉书，乞为照登，以代辞谢。凡已寄下者，当择暇绘寄。但今后请勿再寄纸邮，以免耽误。他年有缘，定当多绘广赠，再结缘可也。专此即请佛化新闻社执事，兹照。丰子恺顶礼启。卅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同样内容的信，丰子恺也于1941年五月廿六日有致蔡慧诚信：“一月间赐示早到。事冗久不复，至歉。画佛千尊今已满愿。但四方求者，已达千三百余尊，来函尚源源不绝。不得已，已在佛学半月刊启事，请额外求者延